

永远的爱

著名作家忆母亲



王充闾

王春瑜

邓伟志

范小青

等 著

 上海遠東出版社

I251/110

2007

永远的爱

著名作家忆母亲

王充闾

王春瑜

邓伟志

范小青

等 著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永远的爱:著名作家忆母亲/王充闾等著. —上海:上海
远东出版社, 2007

ISBN 978 - 7 - 80706 - 536 - 4

I. 永… II. 王… III. 回忆录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27721 号

特约编辑: 施伟达

责任编辑: 伍启润 戴 铮

装帧设计: 李 廉

版式设计: 李如琬

永远的爱 著名作家忆母亲

著者: 王充闾 王春瑜 邓伟志 范小青等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

地址: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

邮编: 200336

网址: www.ydbook.com

发行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

制版: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

印刷: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

装订: 上海张行装订厂

版次: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10×1000 1/16

字数: 157 千字

印张: 11.25 插页 1

印数: 1—5100

ISBN 978 - 7 - 80706 - 536 - 4/I · 168

定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62347733)

如发生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零售、邮购电话: 021 - 62347733 - 8555

目 录

望 王充闾 / 1

我的两个母亲 王周生 / 15

永久的悔——忆母亲 王春瑜 / 29

永远快乐的母亲 王晓玉 / 49

留下长篇遗嘱的母亲 邓伟志 / 57

无所不在的母亲 冯亦同 / 83

菜篮里的那一束石竹花 史蜀君 / 91

不堪回首：与妈妈有关的日子 朱杰人 / 111

母亲三章 夏坚勇 / 133

纪念我的母亲 范小青 / 157

母亲和书 赵丽宏 / 173

望

王充闾

写下了这个“望”字,我的眼前便浮现出坐落于渤海之滨熊岳城的望儿山。

在巨钟般的峻峙如削的山体的顶端,矗立着一座四五米高的砖塔,远远望去,活脱脱地是一位披襟挡风、翘首远望的老妈妈。远航归来的游子,只要抬眼望去,就会被这动人的形象牢牢地吸引住,油然生发出一种感慰之情,顿觉海上的风波、旅途的劳累消减了大半。他们晓得,老妈妈站在那里,是在远望着久出未归的儿子。“朝朝鹄立彩云间,石化千秋望子还。”

清代诗人魏燮均路过此地时,曾写诗咏叹:

山下行人去不返,山上顽石心不转。

天涯客须早还乡,莫使倚闾肠空断。

寥寥数语,令人恻心伤情,感怀无限。立刻,我想

起了自己的母亲。

—

母亲从四十三岁时生下我来,到她老人家九十岁辞世,四十七年间,我们母子在一起,大约只有二十年上下。童年阶段过去,我便外出求学、就业,中间南北东西,离合聚散,说起来也是一言难尽了。那时,通讯条件很差,既没有电话可以联系,又找不到能够随时通报信息的人,寄信也不及时;母亲只有靠着推断,测定我的归期,总是早早地就站在外面瞭望,当然,十有八回收获的是失望。记得《战国策》中王孙贾的母亲对儿子说过这样的话:“汝朝出而晚来,则吾倚门而望;汝暮出而不还,则吾倚闾而望。”真是千古同怀。望,成了人世间母亲对儿女的主题词。

我从六岁开始,入私塾读书,每天晚上都要去温习夜课,无论刮风下雨、酷暑寒冬,年过半百的母亲,夜夜都要站在大门外面候望着我。回来时,家家都已熄灭了灯火,繁星在天,万籁俱寂,偶尔从谁家院子里传出来几声犬吠,显得分外凄厉而又响亮,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,心脏跳得蹦蹦的快,像是怀里揣着个小兔子,一溜烟地往回疯跑着,直到看见了母亲的身影,才大叫一声“妈妈”,然后扑在她的温暖的怀抱里。此刻,攻书的倦怠,赶路的惊恐,腹中的饥饿,身上的寒冷,一切都化解了。

劳累了一天的父亲已经睡下。不大工夫,母亲便把用猪油和葱花炒过的高粱米饭端到我的面前,然后装上一袋烟,坐在一边慢慢地抽着,直到我把米饭一粒不剩地吃完,她再安顿我睡下。但是,对于母亲,这一天的劳作并没有结束。寒冬腊月,夜间屋里一片冷清。母亲看着我钻进被窝,帮我把被子四下里掖紧,她又找出针线筐来,就着昏暗的豆油灯,一针一线地为我缝补着衣裳、鞋袜。有时半夜醒来,看到母亲还在小油灯下做活,微弱的灯光映着她那布满额上的皱纹和已经花白的头发,心里很不好受,往后穿着衣服、鞋袜也就比较仔细了。

我考取了县城中学的喜讯,给父母亲带来了巨大的欣慰,但是,同

时也增加了他们的忧虑和挂念。半个月时间里,这“一则以喜,一则以忧”成了全家人的中心话题。有生以来,我还头一次离开家门,远出求学,行前整个晚上,父亲、母亲都没有合眼。我也同样,睡得不好。醒转来,就发现两位老人面对面地坐着,不吭一声,默默地抽着烟、叹着气。几乎是动用了一切积蓄,为我备足了学费。早餐是丰盛的,包了菜饺子,炖了老母鸡,还蒸了一大碗鸡蛋糕,可是,谁也没有吃进去多少。素常寡言少语的母亲,一面帮我穿上新做的外衣,一面说:“往后,只能靠你自己照看自己了。”我哽咽着,说不出一句话,只有一串串泪珠滚落下来,算是无言的应答。

父亲三番几次催促我,可是,我就是不想上路。父亲背着行李走在前面,我却一步几回头,望着站在门前大沙岗上目送着我的母亲,她在遥遥地瞩望着,目送了好远好远,直到踪影不见了,才怅然而归。然后,她就计算着我可能归来的日子,依旧是站在大沙岗上,遥遥地瞩望着,瞩望着,数年如一日。

那天走在路上,我神情恍惚地反复默诵着清代诗人黄景仁的《别老母》诗:

寥忉拜母河梁去,白发愁看泪眼枯。

惨惨柴门风雪夜,此时有子不如无。

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后来,听母亲告诉,我走了之后,她把平素我喜欢吃的东西,包括春节时腌在酱缸里的咸猪肉、端午节挂在房檐下的粽子,都精心留存下来。有一年,园子里结了个特大的香瓜,母亲说要留给我,一天到晚看守着,不许任何人动,直到熟透了,落了蒂,最后烂得捧不起来。

又过了二十几年,我们终于团聚了。但我还是经常外出开会,或者去工厂农村蹲点、调查。母亲几乎天天都站立在楼上的窗前,遥遥地望着,望着。渐渐地,老人家的眼睛看不清东西了,可是耳朵却异常灵敏,隔着很远,就能够辨识我的脚步声。只要告诉她,我在哪天返回来,母

亲便会在这一天，拄着拐杖，从早到晚站在门里面，等着听到我的动静好顺手开门，直到把我迎进屋里。这时，老人家便再也支撑不住了，全身像瘫痪了一样，卧伏在床铺上。

二

在我的心目中，母亲就是家，家就是母亲。母亲、故乡、童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正如一位大作家讲的，人即使到了七十岁、八十岁，只要老母亲还在，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。一个人，若是失去了母亲，便像鲜花插在瓶子里，虽然还有色有香，却已经失去了根柢。

在母亲永远离开我们的时节，我的感觉，就是花儿离开了泥土，鸟儿无家可归，一天到晚，忽忽悠悠，心神不宁，像辞柯的黄叶飘飘荡荡，像懒散的白云浮漫无垠。

那天我正在北京出差，突然接到家里传来的母亲病故的电报，立刻，脑袋就轰地一下，感到一阵晕眩。尽管老母亲已过耄耋之年，平常身体也不怎么好，但这个噩耗毕竟还是来得过于突然，一时我竟哽咽得说不出一句话来，两腿像瘫痪了一样，好一阵子站立不起来。我的眼前，模模糊糊地映现出老母亲伛偻的身影，可是，瞬息间便消失了。我马上意识到，从此，便和母亲人天永隔，再见面只能在魂梦中了。

乘坐火车赶回去奔丧，心里乱成了一团，分辨不出快慢来，忘记了昏晓，也失去了饥渴的感觉，觉得整个身心特别地疲倦，却又片刻也睡不着，整个意念都沉浸在无边的悲戚和痛苦的回忆里——

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满族的世家，她的祖上爱新觉罗氏有几代都是清朝的文武官员。小时候，我在外祖父家的特大樟木箱里，看到过祖辈传下来的黄马褂、顶戴、雕翎和八股文试帖，记得还有一部朱笔点批的《朱子大全》，据说是很有些来头。

但我母亲并没有上过学，外祖父恪守着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古训，尽管家境比较富裕，却不许女儿读书识字。母亲后来能够看些通俗的话本、鼓词，也能绊绊磕磕地读几句“子弟书”，都是在我父亲的熏陶渐

染之下逐步习练的。

旧时婚姻讲究门当户对,可是,当时父亲却十分贫困。本来,我们祖上的家业也较为厚实,只是因为祖父英年弃世,父亲年岁又小,门衰祚薄,支撑不起这个家当,遂使家道中落。母亲以一个大家闺秀,突然经历这困苦的生涯,不仅没有丝毫怨言,而且,很快就适应了艰难的环境。她真像古代圣贤说的,“素富贵行乎富贵,素贫贱行乎贫贱”,称得上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。相夫教子,安贫乐道,全家上下、街坊邻里,无不交口称赞。

三

我有一个姐姐、两个哥哥。姐姐大我二十二岁,她非常聪慧,受家庭影响,从小读了许多文学作品,一部《红楼梦》,据她对父亲说,读过六七遍。每番读过,都是泪眼模糊,三两顿不想吃饭。不知患了什么病,在我两岁时她就故去了。听说,姐夫是一个电话接线生,夫妻感情非常深笃,当时悲痛欲绝。一天,他托起两岁的女儿,凄然地交给我的母亲,然后长跪在地下,连着叩了几个头,呜咽地说:“妈妈,给你增加了拖累,实在是对不起。原谅我这个不肖的儿男吧!”就在这个风雨凄凄的当晚,鸿飞冥冥,一去便再无踪影。有的说他是出了家,有的说他是投了军,始终音信杳然。

这样,母亲便怀抱着我和外孙女这两个不懂事的孩子。我们整天嚷着要奶吃,母亲眼含着泪水,敞开衣襟,把两个已经干瘪的乳头分给我们一人一个。可是,由于吸吮不到奶水,两人又同时“哇哇”地哭叫起来。

外甥女出生在市井繁华的著名商埠营口,习惯了车水马龙、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,乍一来到穷乡僻壤,油灯不明,道路不平,茅屋低矮,不见楼房、电车,不见熙熙攘攘的闹市,终日哭诉着要电灯,要上楼,要逛街,要妈妈。每一声哭闹,都牵动着母亲的思女之痛,仿佛尖利的钢针,一颗颗都扎在心窝上。

屋漏偏遭连夜雨。正在这令人肠断的日子里,我的二哥又病倒了。二哥大我十六岁。他还在读书时,就写得一手潇洒、俊逸的“赵体”字,三间屋里每面墙上,都有他的淋漓墨迹。不幸的是,在我三岁时,结核菌就夺去了他的年轻的生命。妈妈眼望着墙上鲜活的字迹,想起那突然消失了的活蹦乱跳的小伙子,泪水随之刷刷地流下。为了免去触景伤怀,睹物思人,父亲伤情无限地花费一整天时间,用菜刀把墙上的字迹一个个铲掉,然后再用抹泥板抹平。

时间老人的手里也操着一把抹泥板。随着岁月的迁移,父母亲心上的伤痕慢慢地也有些平复了,脸上开始见了笑模样,话语也逐渐增多了。谁知,一波甫平一波又起,更惨痛的灾难又降临到了两位老人身上。

真是“衰门忍见死丧多”!二哥歿后三年,我的当瓦工的大哥患了疟疾,庸医误诊为伤寒,下了反药,出过一身凉汗之后,猝然就断气了,这一天正好是中秋节。人们都说,这种病即使不看医生,几天过后也会逐渐痊愈的。父亲逢人就讲:“人间难觅后悔药,我真是悔青了肠子。”他根本不相信,健壮如牛的一个男儿,生命说完结就完结了。在床上停放了两整天,他和嫂嫂不合眼地枯守着,希望能看到哥哥长舒一口气,苏醒过来。最后,由于天气还热,实在放不住了,只好合棺入殓。尔后连续几天,父亲都在深夜里到坟头去转游,幻想能听到哥哥在坟墓里的呼救声。面对着这场惊心动魄的打击,母亲孱弱的身躯再也难以承受了,足足病倒了三个月,形容枯槁,瘦骨支离,头发花白,终朝每日以眼泪洗面。但是从此以后,不管遇到怎样伤情的事,她也只是呜咽几声,再也哭不出眼泪来了,亲友们说她已经把泪水哭干了。

四

我们这一代,母亲还没有照看完,又开始把她衰迈的精力投放到下一代身上。结婚后,我们有了个小女孩,母亲爱怜备至。晚上搂在身旁,早晨起来以后,耐心地给她梳着小辫儿,扎着蝴蝶结、鸳鸯结、葫芦

结,每天都变换一个花样。白天,像当年拉扯着我和外甥女那样,领着小孙女从后园子转到前院,又从前院爬坡到沙岗上,到处转游着,讲各种各样的传说、故事,只是再也抱不动了。

看着老母亲苍苍的白发和佝偻的身躯,我想,她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儿孙。真个是: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!”

父亲去世之后,母亲情怀抑郁,倍感孤寂,我护送她到三姨家里暂住一个时期。那是一个紧靠着辽河边的小村落,离县城大约有十华里。我们母子下了火车,来到县城。当时正处在“文革”初期,县里和农村都没有人管正事,群众临时在大堤上开辟一条道路,凸凹不平,还没有通公共汽车。我只好从朋友家里借了一台自行车,让母亲坐在鞍座上,我在前面推着。

可是,她从来没有这样坐过,生怕跌下来,便紧紧地搂抱住我的腰。我一面要推车前进,一面还要回头照看母亲,非常费力,汗水湿透了棉衣,呼呼地喘着大气。母亲怜惜我,多次让我停下来休息一会儿。我说,天气太冷,还是快一点赶路吧,不然,容易把老人家冻感冒了。这一段原本不算太长的路程,我们足足走了两个半小时。

吃过了晚饭,三姨就把我安顿在滚热的炕头上早早躺下。这一天我确实很累,但是,心里却最踏实,最舒坦——我终于帮助母亲做了一点事。可惜,对我来说,这类机会实在是太少了。母亲为我、为孩子们操劳了一辈子,我长年在外,没有为老人尽过更多的孝心。即使我再苦再累,直到碎骨粉身,也难以酬报深恩大德于万一。

跟我们进城之后,母亲时时想念着故里的乡亲。她经常催着小孙女给老家的亲朋故旧写信,每次都要在信尾捎上她的几句话。逢着有人自故乡来,她总是不知疲倦、不厌其烦地问长问短,从西邻的二婶、北院的三叔到屋后的枣树、门前的沙岗,都一一问遍。她说,最割舍不得的,是喝了几十年的门前那口井的甜水,从今以后,再也喝不到了。

老家来人的那几天,是她最快活、最精神的日子,白天也唠,晚上也唠,有时半夜醒来,还要接着唠个不停。几天过去,乡亲要回去了,她总要三番五次地挽留,舍不得放他们走开。

那时,家里还没有电视机,为了破除母亲的寂闷,我在工余之暇,常常到文化艺术馆去借一些母亲早年喜欢听的鼓词唱本,带回家去讲给她听。听着听着,她就抿着嘴乐了,脸上露出一种少见的笑容。

一次,听了我讲述《白蛇传》的故事之后,她高兴地插上了几句“子弟书”的唱词:“千错万错都是卑人的错,望娘子海量且容宽,从今再不信和尚的话,白头相守永无嫌。”——这些都是从前听我父亲吟唱时记下来的。

有时,看我太忙腾不出工夫来,她就让我的上了小学的女儿给她念,但小孙女毕竟识字有限,每当遇到一些陌生、难认的名字,像秦琼、哪吒、貂蝉、窦娥等就懵住了,还要由老祖母在一旁提词儿。老人家却乐得这样,总是兴致勃勃地听过一遍,再听一遍;同时,不住声地夸赞小孙女能够“识文断字”了。

五

母亲个性刚强、果断,自尊心强。“任可身子受苦,绝不让脸上受热。”这是她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。

她赋性严谨,口不轻言,平素很少和人开玩笑。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。在我四五岁的时候,有一次,她发现放在大柜里的几个特大的铜钱不知了去向,便怀疑是我偷偷拿出去换了糖球儿吃。于是,从早到晚审问我,逼着我承认。她铁青着脸,目光炯炯似剑,神态峻厉得有些吓人。我大声地哭叫着,极力为自己辩诬,并且,用拒绝吃饭、睡觉来表示抗议。母亲没办法,只好再一次翻箱倒柜,最后终于找到了,原来是记错了存放的地方。她长时间地紧紧搂抱着我,深表悔慰之情,在尔后的几十年间,还曾多次提到这件事,感到过意不去。

我知道,母亲是在望子成龙的压力的驱使下,情急而出此。她看重的并不是几个铜钱,而是儿子的品格素质、道德修养。爱之愈深,责之益切,律之则益严。这一点,对我后来的为人处世,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刻,母亲对我进行一番生命的教育,把志气和

品性传给了我,用的不是语言文字,而是行为。

小时候,还有一件事,留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。我家院子里西厢房,住进了一位从山东搬迁过来的房客,我们称他“靳叔叔”。他人缘很好,可是同他说话必须大声叫喊,原来是个聋子。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们,看他“光杆子”一个,就给他提媒,把邻村一个智力有些缺陷的女人介绍给他。新娘比新郎年轻,手大、脚大、脸盘大,整天笑嘻嘻地,我们都叫她“笑婶”。“笑婶”特别喜欢戴花,只要上街,她就会拿出靳叔叔所有的钱把花买下。无论是真花假花,山花野花,见着了就往头上插,十朵二十朵,迭迭层层,满头花枝摇曳,然后,就对着镜子前后左右地照。却不懂得坐下来唠唠家常咯儿,和丈夫说句体己话。办喜事那天,深更半夜里,聋子新郎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新娘脱衣服,可是,新娘却只是“呵呵呵”笑着,硬是不动弹。她越是在那里傻笑,新郎便越是恼火,最后,竟至蛮声蛮气地大吼起来:“你要脱裤啊!你怎么就不脱裤呢?”自此,“脱裤啊,脱裤啊”,成了村里的一个笑料。

这个“笑婶”确是有些‘缺心眼’。妈妈看她不会做针线活,便将一件年轻时穿过的带大襟的旧棉袄送给她。不料,她却将前后两面颠倒过来穿反了,结果,费了很大劲也系不上纽扣,逗得人们在一旁窃笑。有时,在大门外,还会围上一群孩子、大人,抓住“笑婶”的一些话柄来要笑她。每逢见到这种情景,妈妈都要喊我回家,不但不让我跟着掺和,连看热闹都不许。她很看重这类问题,总是严辞厉色地告诫说,这样地取笑别人,是很不道德的,——痴也呆傻没有罪过。妈妈没有上过学,说不出来“尊重别人也就是尊重自己”和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、“恻隐之心,人皆有之”那番书本上的大道理,却极富同情心,总是设身处地,将人心比己心;而且,能从实际出发,讲出一条颇有些辩证色彩的“理论”:太阳爷不会总在一家头顶上红,三十年风水轮流转。上辈子聪明伶俐的,下辈子难免痴也呆傻,现在你们笑人家,将来人家笑你们。

听说山东解放了,靳叔叔立刻返回老家,“笑婶”也不知了去向。一天,母亲打扫西厢房,无意间从棚顶上发现了一个小口袋,里面装有四块银洋。料想是靳叔叔唯恐“笑婶”乱花,私自藏起来的,过后却忘记

了,没在离开时带走。当天晚上,母亲同全家人商量,想什么办法给靳叔叔捎回去。父亲说:“只听说他家在山东,可是,九州十府一百零八县,人海茫茫,到哪儿去找啊?你这个难题可不小。”可是,母亲并不死心,几乎问遍了屯里外出的人,人人都说:找那干啥?到街上割二斤肉、打一瓶酒,吃掉算了!即便是老靳仍然在世,恐怕连他自己也忘光了。可是,母亲并不这么想,她说:“人家血汗挣下的钱,我们昧着黑心眼子给花了,于良心有愧。”尔后过去了几十年,对此,她仍然耿耿在念,不能自释。钱,始终放在大柜底下,任何人都没有动过。

六

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爱玩水、爱鼓捣泥巴的习惯,特别是到了风天雨天,总愿意在大沙岗子上,无数次地爬上滚下。用现今的时髦话来说,叫做怀有一种“恋土情结”。我们可不要轻看它,追溯一番还是颇有来历的。记得《庄子·在宥》篇里,有这样一句富于哲理的话:“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。”意思是,而今万物都生长于泥土而又复归于泥土。但是,应该说明,我这种“恋土情结”的形成,却并非来自书本,而是自小由母亲灌输给我的。

母亲不可能知道古圣先贤笔下的高言俛论,更没有读过源于西方文明的《圣经·创世纪》,可是,她却郑而重之地告诉过我:咱们世上的人,都是天皇爷用泥巴捏出来的。看着那一个个动来动去、呆头呆脑的小东西,天皇爷便往他们鼻孔里吹气,一天吹三次,吹了七七四十九天,这些小东西才有了灵性,动了心思。这个胎里带来的根基,使得人一辈子都要和泥土打交道,土里刨食,土里找水,土里求生,土里扎根;最后,到了脚尖朝上、辫子翘起那一天,又复归于泥土之中。

母亲还说,不亲近泥土,孩子是长不大的。也许是为了让我快快长大吧,从落生那天起,母亲就叫我亲近泥土——不是用布块裁成的褂子包裹,而是把我直接摊放在烧得滚热、铺满细沙的土炕上,身上随便搭一块干净的布片。沙土随时更换,既免去了洗洗涮涮的麻烦,又可以增

进身体健康,据说,这样侍候出来的孩子,长大之后不容易患关节炎。

原来,那白里透黄、细碎洁净的沙子,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土特产。用处可多着哩。舀上一撮子放进铁锅里,烧热了可以炒花生、崩爆花,不生不糊,酥脆可口,——那味道儿,走遍了天涯也忘怀不了。遇上连雨天,屋地泛潮了,潮虫乱乱营营地满地爬着,只要把沙子烧得滚烫,倒在地上,笤帚慢慢地一扫,地很快就干爽了。各家盘炕时,总要往炕洞里填进许多沙子,热量积存在沙子里,徐徐地往外散发,炕面便整夜温呼着。沙子还能治病。劳累了一辈子的老年人,常常闹身子骨酸痛,夏天找一处向阳的沙滩,只穿一个裤头,把整个身子埋进去,不出一个时辰就会满身透汗,酸啊痛哪,一股脑儿都跑到爪哇国了。因此,当本地姑娘嫁到外村时,在送亲车上,除了装上新做的被褥、备用的摇篮,还要特意带上几袋细沙子。

我的“恋土情结”达到最高潮,是在乱跑乱跳、疯淘疯炸的年龄段上。那时,整天在外面摸爬滚打,成了地地道道的泥孩儿。夜晚光着脚板在河边上举火照蟹,白天跳进池塘里捕鱼捉虾,或者踏着黑泥在苇丛中钻进钻出,觅雀蛋、摘苇叶,再就是成天和村里的顽童们打泥球仗。一般情况下,母亲是不加管束的,只是看到我的身子太脏了,便不容分说,将我脱得光光的,然后按在一个过年时用来宰猪退毛的大木盆里,里面灌满了温水,再用丝瓜瓢儿蘸着肥皂沫,把全身上下搓洗一通。

泥土伴着童年,连着童心,滋润着蓬勃、旺盛的生机活力。可以说,我的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泥土中摔打过来的。

七

母亲去世前一年,我奉调到省城工作,这是和家人团聚几年之后,又一次远离家门。老人家当时身体已经很衰弱了,打心眼里不情愿我走,但是,她知道我是“公家人”,一身不能由己,最后还是忍痛放行了。告别时,久久地拉着我的手不放,一再地嘱咐:“往后是见一次少一次了。只要能抽出身,就回来看我一眼。”听了,我的心都有些发颤,刷地

眼泪就流了下来。后来听妻子说,我走后还不到一星期,母亲就问小孙女儿:“你爸爸已经走一两个月了,怎么还不回来看看?”

每当听到人们唱《烛光里的妈妈》,我总是想,母亲所体现的正是一种红烛精神。为了子女,她不惜把自己的一切都化作烛光,直到燃尽最后一滴蜡泪。她慷慨无私,心甘情愿地承受着百般劳苦,不为名不为利,也不需要任何报偿。她唯一的希望,就是年迈之后,儿子、媳妇,孙儿、孙女,不要把她遗忘了。

她对个人生活的要求,十分简单,非常有限,什么锦衣玉食、华堂广厦,对她来说,并没有实际价值;她只是渴望,有机会多和儿孙们在一起谈谈心,唠唠家常,以排遣晚年难耐的无边寂寞。特别是喜欢回忆晚辈的一些儿时旧事,因为老年人终朝每日,都生活在忆念与盼望之中。

无分贵贱贫富,应该说,这是十分廉价、极易达到的要求。可是,十有八九,我们做儿女的却没能给予满足。我就是这样。那时节,整天都在奔波忙碌之中,没有足够地理解母亲的心思、重视母亲的真正需要,对于母亲晚年的孤寂情怀体察得不深,缺乏感同身受的体验,没能抽出时间多回家看看,忽略了要和老母亲聊聊天,更谈不到给予终生茹苦含辛的母亲以生命的补偿了。

结果,老人常常深深陷于一种莫名的寂闷之中。这种寂闷,在痛苦的思念中发酵,在热切的期待中膨胀,在无边的失望中弥漫,致使老人家逐渐逐渐地变得沉默寡言,神情木然,丧失了生命的活力。

二十年过去了,有时看到桌上的电话,心里还一阵阵地觉着难过。现在,即使远在千里万里之外,只要拨个电话,就可以随便和家人欢谈。可是,那时家里却没有这种条件。记得到省城工作后,赶上过端午节,我想到应该给老母亲捎个话,问候问候,告诉她我一切都好,不要挂念。于是,就往我原来所在的机关拨个电话,请为转告。听说,老母亲欣慰之余,又不无遗憾地对那位传话的同志说,她实在走动不了啦,不然,一定跟他到机关去,在电话里听听我的声音,亲自同我交谈几句。

在漫长的岁月里,老人家为儿女们的成长、升腾,一步步地搭设台阶,架桥铺路。可是,她可曾料到:路就桥成之日,恰是儿女高飞远翥之

时？最后，只剩她一个人“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”了。

光明日报曾开辟“永久的悔”专栏，如果说，我也有永久的悔，那就是在母亲的有生之日，特别是晚年，我同她交流得太少了，我在她的身边为时过于短暂了。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”现在，只能抱憾于无穷，锥心刺骨也好，呼天抢地也好，一切一切，都无济于事了。

（本文作者系散文作家、辽宁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）